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鳩酒狹路巧相逢

卻說李應眾好漢棄了飲馬川，整旅南還，行到黃河渡口。此是南北交界之處，北岸邊金朝紮下一個營寨，有大將烏祿與前日放過金兵的叛臣汪豹鎮守。李應也安了營，商議道：「烏祿、汪豹領五千兵在此，又無船隻可渡，必須破了他，方好過去。」呼延灼、王進道：「那汪豹賊子輸誠賣國，使二帝蒙塵，汴京失陷，是個罪魁。今日遇著，恨不生食其肉！我二人就去打寨。」李應道：「汪豹不打緊，有烏祿在彼，不可輕敵，須要小心。我自領兵接應。」呼延灼、王進領五百兵前進。卻說烏祿正在軍中商議道：「那飲馬川草寇棄了巢穴，逃回南去，我這裡不捉去大元帥處請功，等到幾時？」汪豹道：「歸師莫掩，窮寇勿追。他孤軍到這裡，利在速戰。我這裡深溝高壘，不與交鋒，必然糧盡力疲。速發文書去撻元帥處，再請兵來，首尾夾攻，自可一鼓而擒。」烏祿依言，傳令守在寨門，不許出戰。就差「夜不收」二名齎文書去請兵不題。

王進、呼延灼前隊到了，見那寨門緊閉，排滿鹿角蒺藜，甚是堅固，攻打不開。李應引眾好漢一同到來，隨你百般搗戰，只不出來。無計可施，只得回營。燕青道：「他有五千兵不來出戰，不是怕我們，必然有計。待我師老糧盡，去請大兵來夾攻。我這孤軍沒有救應，如何是好？可差探事的四處巡緝，若有去請兵的拿來，自有計策。」李應就差蔡慶、杜興領嘍囉巡哨，不上半日，拿到烏祿的「夜不收」二名，搜出請兵文書。李應叫拿去砍了，呼延灼卻有些認得，叫轉來問是哪裡人。那「夜不收」大叫道：「將軍，小的就是將軍部下。前日汪豹獻了隘口，沒奈何歸順了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那烏祿怎不出戰，緊守寨門？」那「夜不收」道：「烏祿就要出戰，是汪豹阻住，教請兵來夾攻。」燕青好言安慰道：「你兩個若肯歸順，不唯不殺，還有重賞。」「夜不收」跪著垂淚道：「小的是東京人，有父母妻子在家，被汪豹留住回去不得。將軍肯饒性命，赴湯蹈火亦所不辭！」燕青叫取酒食壓驚，留住營中。對李應道：「大名府往返也須五日，到第六日，我有一計可破烏祿。只是也要緊守，晚間防他來劫寨。」到第六日，燕青摸出木夾來道：「如今又要用這東西了。前日破了皂雕旗，剝得衣帽在此，喚楊林、樊瑞、杜興、蔡慶打扮做家丁，我原裝金營將官，教了『夜不收』言語，我們先去。這裡選四員大將，領一千兵攻打，他自然出戰。我在裡面放起火來，方可破他。」

燕青就同了「夜不收」到烏祿營中，先稟道：「撻元帥不肯發兵，原批帶回，差一位爺在這裡。」燕青上前，與烏祿行了禮，把木夾照驗。打話說道：「撻元帥說，這裡有五千兵馬，難道幾個草寇剿不得，又要請兵？」烏祿道：「咱原要出戰，被汪豹阻擋。」燕青道：「元帥又說，汪豹是南朝人，不肯出戰，恐有二心。若再推阻，定以軍法從事，斬首號令。」汪豹在傍眼睜睜看他兩個說話，因懂不出語言，無可分辨。忽報到寨前有四員大將，耀武揚威在哪裡大罵。烏祿喚取披掛來，綽槍上馬，開營出戰。汪豹諫道：「大兵未到，不可出戰。」烏祿大怒，叱道：「無能小輩！聽了你，幾乎壞事。你若不肯出戰，先斬首級！」汪豹沒奈何，也只得持刀同出。

兩陣對圓，呼延灼見了汪豹，怒從心起，舞雙鞭竟打過來。汪豹把刀接住，鬥了十來合。烏祿見汪豹力怯，自挺槍出馬。關勝敵住，也鬥上三十合。凌振放起號炮，燕青、樊瑞在寨裡放起火來，楊林、杜興拔刀亂殺。烏祿見寨中火起，撥轉馬頭回到寨邊。楊林、杜興、蔡慶、燕青、樊瑞一齊殺出，烏祿拍馬落荒逃去。汪豹心慌，也思量走脫，呼延灼趕上，一鞭落馬，小嘍囉綁縛了。那烏祿的兵死的死逃的逃，盡皆星散，無人攔阻。只是黃河濁浪滔天，無船可渡。「夜不收」稟道：「漢裡暗藏三百隻大船，可以渡得。」李應大喜，遂拔寨到船邊，把家眷、輜重裝載在船，然後把兵馬一同渡過。

頃刻到了南岸，黎陽城中也有來兵把守，卻是王進標下。接進城中，王進問得老種經略相公一月之前身故，不勝淒切。李應取二百銀子賞了兩個「夜不收」，教他回去。燕青道：「偶然拾得這木夾，幹了三件大功勞。」呼延灼道：「若無兄弟你這副大膽，會講各處鄉談，也做不來！」叫帶過汪豹，罵道：「你這逆賊！朝廷差我們十員將官來守黃河渡口，楊劉村是第一緊要去處，你怎麼背國私降，引金兵過河，斷送了宋朝二百年社稷山河，使兩朝龍駕沒陷沙漠，害了數百萬生靈！你思量貪圖官爵，蔭子封妻，怎想也有今日！我為朝廷正典，為天下伸冤！」命立一旗桿，在百步之外，把汪豹吊上去，喚軍士亂箭射死。下面設酒慶賀。不消半刻，汪豹身上箭如蝟毛，放下來把肉割碎喂狗。眾頭領盡皆歡暢。

話說李應仍將兵馬撥為三隊，往河南進發。李應道：「煩戴院長先去東京探個消息，好投宗留守。」戴宗領命去了。一路無話，行了幾日，到了中牟縣。人民逃散，只剩一個空城。李應道：「且屯在城裡，候戴院長回來，再定行止。」遂進城紮下。其時，兵戈之後，四野蕭條，荊榛滿地，行人稀少，豺虎成群。等了兩三日，不見戴宗回來。燕青、楊林、呼延灼、徐晟跟十數個兵，彈弓弩箭，去野外打鳥雀頑耍。到日色平西，帶了些野味回來。見大路上兩乘車子坐著四個人，都是方巾便服，後面馬上騎著一個軍官，背著救命，有兩三擔行李，腳夫挑著逶迤行來。燕青見了尋思道：「那車子上坐的兩個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。馬上軍官背著救命，想是流貶的官兒。」也不放在心上。不上半里之遙，又見十名軍漢，都帶腰刀弓箭，提著朴刀走來。為頭的見了燕青，叫道：「小乙哥，你怎的在這裡？」燕青看時，卻是東京城內盧二員外的鄰舍，叫做葉茂，是開封府內的馬頭軍。燕青也叫道：「葉大哥到哪裡去？」葉茂道：「晦氣！要走八千多里路哩！」燕青道：「怎走這遠路？是何勾當？」葉茂道：「總為這幾個害人精！你道前面車子上坐的四個是甚麼人？說出來神驚鬼怕！」燕青道：「又來取笑。那四個人，方才我見滿臉的晦氣色，怎恁地了得？端的甚麼人？」葉茂道：「便是寫謹具帖子送宋朝天下與金國那班大臣。」燕青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敢是蔡京、高俅、童貫？這年紀少些的又是哪個？這幾個人汴京未破時早已流貶，為甚今日還在這裡？」葉茂道：「那便是蔡京兒子學士蔡攸。你不曉得，汴京未破時，大學生陳東劾奏六賊誤國殃民，奉旨盡皆論貶，分兩起押解。一起是王黼、楊戩、梁師成，到雍丘驛被冤家刺殺了，已是清帳；那一起是這四個，畢竟蔡京陰猾，見金兵攻打汴京危急，賄買了押差官，寬縱了，隱匿鄉村，在哪裡觀望，又要投順金朝做官。兵戈擾亂，沒處查考。康王正位之後，李綱為宰相，嚴查起來，儋州知會從不見到。有仇家首報，捱緝出來，把前番押差官問罪，又差我本官押解，點我們護送。因杞縣那一帶有土賊，不可走，在這裡繞轉來。」燕青道：「前面到何處安歇？」葉茂道：「打點到中牟縣城裡。聞有兵馬屯紮，且再行去看。」燕青道：「縣裡的兵馬是我的相好弟兄，宿歇不妨。久不會面，尋杯酒兒敘敘舊情。」兩個一頭說一頭走，到了城邊。葉茂趕到押差官馬前說道：「前邊並無旅店，中牟縣內雖有兵馬，卻有相識在內，可以安歇。」押差官便叫進去，尋一所空房住下。

楊林、呼延灼、徐晟雖見燕青與葉茂打話，卻不關心，不知說甚麼。燕青走來與眾人說道：「偶然遇著四位大貴人，須擺個盛筵席待他。」李應道：「又是什麼大貴人？」燕青笑道：「這四位貴人，平日有恩惠在我們面上。今狹路相逢，不可怠慢！」便將蔡京父子、高俅、童貫賈貶儋州，從此經過的話說了：「我已請到城內了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真是難得相逢！每人賞他一刀便了，擺甚筵席！」燕青道：「若是一刀，有甚趣味？須要慢慢消遣他。如此如此才妙。」眾人依言。

燕青遂同楊林、樊瑞、蔡慶、杜興到押差官寓所，見蔡京等四人立著閒談，燕青拱手道：「李將軍聞得蔡太師、學士、高太尉、童樞密在此，旅邸蕭條，特備小酌，遣某等來迎請。」蔡京等愕然道：「哪位李將軍，承這盛情？我等羈旅之人，不便過擾，辭了罷。」葉茂見燕青來請，便對押差官道：「這個便是鄰舍，李將軍想是他相識。」燕青道：「敝友極是世情的，就屈台駕同往。」押差官道：「李將軍敢和太師有舊？是何官職？」燕青道：「正是。極蒙太師、樞密抬舉的，一去便知。」蔡京尋思道：「想是門生故吏。世態炎涼，還有這一存厚道的人。」押差官攛掇，遂一同起身。燕青使杜興先去通報。李應把隊伍擺列得十分嚴肅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衙廳上燈燭輝煌，擺設盛席，眾好漢結束齊整，立在兩邊。見蔡京到了，動起軍中鼓樂來。李應階階相迎，遜至廳上，逐位分賓主。見了禮，即送蔡京等四人和押差官上坐。蔡攸因父親在上，謙避東邊第一位。眾好漢依次兩旁坐定。

酒過三巡，食供兩套，蔡京、高俅舉目觀看，卻不認得，忍不住開言道：「某等放廢之人，何勞盛舉。只是素未識荆，好生不

安。」李應笑道：「太師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四海具瞻的。雖是向日屢沐恩波，但不得一觀龍光。高太尉、童樞密會過兩三次，難道便忘了？」又飲勾多時，李應道：「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四百軍州，掙得萬里江山，傳之列聖。道君皇帝初登寶位，即拜太師為首相，變理陰陽，掌軍國重事，怎麼一旦汴京失守，二帝蒙塵，兩河盡皆陷沒，萬姓俱受災殃，是誰之過？」蔡京等聽了，心中不安，想道：「請我們吃酒，怎說出這大帽子話來？」面面相覷，無言可答，起身告別。李應道：「雖然簡褻，賤名還未通得，怎好就去！」喚取大杯斟上酒，親捧至蔡京面前，說道：「太師休得驚慌，某非別人，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雕李應便是。承太師見愛，收捕濟州獄中，幸得救出，在飲馬川屯聚，殺敗金兵。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，不意今日相逢，請奉一杯。」高俅、童貫、蔡攸俱各送上。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，推辭不飲，只要起身。李應笑道：「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，且請竟坐。」只見王進立起身來，把白鬚一張，喝道：「高俅！我非是梁山泊上人，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！你本無賴小人，學使槍棒，卻要與我先父較量，一棒打翻。不歸咎自己本事低微，反要挾仇報怨，害我性命。幸投老種經略相公處，陞授兵馬指揮使，今日相逢，你可還認得我麼？」高俅頓口無言。又見小旋風柴進出來道：「高俅！我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，住在滄州橫海郡，小旋風柴進便是。先朝賜有丹書鐵券，安居樂業。你使族弟高廉做高唐知州，那般天錫恃了姐夫的勢，把我叔父柴皇城嘔死，要占花園。黑旋風李逵路見不平，把殷太歲打死，高廉將我監禁在獄，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寨。受了招安，破方臘時曾建大功，我辭了官爵，歸隱滄州。你又使高源為滄州太守，湊著奉旨搜括金銀。高源公報私仇，要殺我全家。通倚了你的勢！如此橫行，怎生忍得？」高俅亦無言可對。裴宣執著雙股劍走到筵前道：「這是舊事，不必提起了！軍中無以為樂，待我舞劍以助一醉。」出雙劍左盤右轉，如兩條電光線繞映帶，寒光閃閃，冷冷颼颼，盡皆喝采。舞罷彈著劍作歌道：

皇天降禍兮，地裂天崩。二帝遠巡兮，凜凜雪冰。奸臣播弄兮，四海離心。今夕殄滅兮，浩氣一伸！

蔡京四人聽得面如土色，燕青道：「舞劍不如相撲。高太尉，可記得統兵到梁山泊戰敗之後，你被浪裡白條提上山來，宋公明設席相待，酒後我和你相撲？今日夜長無事，再和你交交手看。」樊瑞道：「童貫！你聽信趙良嗣、郭京說公孫勝會使妖法，差兵馬去二仙山捉拿，與公孫勝甚麼相干，通是我混世魔王樊瑞幹的！教你今夜認得，那右邊第二位，頭戴星冠、身披鶴鶴的，就是公孫先生。」押差官道：「列位也講得勾了，夜深酒多，即此告別。這四位是朝廷犯官，小可押解亦不可造次。」樊瑞圓睜怪眼，倒豎虎鬚道：「你這甚麼干鳥，也來講話！我老爺們是天不怕地不伯的。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單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，你只看那般綿繡江山都被他弄壞。遍天豺虎，滿地屍骸，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敗冰消，成甚麼世界！今日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！難道不容我們說幾句話麼？你這干鳥若再開口，先砍你這顆狗頭！」押差官嚇得渾身冷汗，哪裡敢再開口。李應叫把筵席撤開，打掃潔淨，擺設香案，焚起一爐香，率領眾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靈，望北拜了二帝，就像啟奏一般齊道：「臣李應等為國除奸，上報聖祖列宗，下消天下臣民積憤！」都行五拜三叩首禮。禮畢，抬過一張桌子，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，卻是宋公明、盧俊義、李逵、林冲、楊志五人的名號。點了香燭，眾好漢一同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宋公明哥哥，眾位英雄在上，今夜拿得蔡京、高俅、童貫、蔡攸四個奸賊在此，生前受他謀害，今日特為伸冤，望乞照鑒！」

蔡京、高俅、童貫、蔡攸盡皆跪下，哀求道：「某等自知其罪。但奉聖旨去到儋州，甘受國法，望眾好漢饒恕。」李應道：「我等一百八人，上應天星，同心協力，智勇俱備。受了招安，北伐大遼，南征方臘，為朝廷建立功業。一大半弟兄為著王事死於沙場，天子要加顯職，屢次被你們遏住。除了散職，又容不得，把藥酒鴆死宋江、盧俊義，使他們負屈含冤而死。又多方尋事，梁山泊餘黨盡要甘結收官，因此激出事來。若留得宋公明、盧俊義在此，目今金兵犯界，差我們去拒敵，豈至封疆失守，宗社丘墟？今日忠臣良將俱已銷亡，遂至半壁喪傾，萬民塗炭，是誰之咎？你今日討饒，當初你饒得我們過麼？還有一說，蔡京若不受賄賂，梁中書也不尋十萬貫金珠進獻生辰綱！豪傑們道是不義之財，取之無礙，故劫了上梁山。高俅不縱姪兒強姦良家婦女，林武師也不上梁山泊。不受了進潤，批壞花石綱，楊統制也不上梁山泊。童貫不納趙良嗣狂言去夾攻遼國，金人無驪可乘，哪見得國破家亡？今爾等不思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二帝六宮俱陷沙漠，天日難睹，還想面顏求活！只是石勒說得好：『王衍清人，要不可加以鋒刃。』前日東京破了，有人在太廟裡看見太祖誓碑：『大臣有罪，勿加刑戮。』載在第三條。我今凜遵祖訓，也不加兵刀，只嚐嚐鳩酒滋味罷。」喚手下斟上四大碗，蔡京、高俅、童貫、蔡攸滿眼流淚，顫篤篤的，再不肯接。李應把手一麾，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炮，四五千人齊聲吶喊，如震山搖岳。兩個伏事一個，扯著耳朵把鳩酒灌下。不消半刻，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，死於地下。眾好漢拍手稱快，互相慶賀。李應叫把屍骸拖出城外，任從烏啄狼餐。有詩為證：

誤國元凶骨化塵，英雄積悶始能伸。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卻說那押差官見四人死了，驚呆半晌，說道：「列位將軍不差，只是教我怎生去復命？」李應道：「不妨。說是梁山泊好漢有冤報冤，處置死了。」喚取二十兩銀子送與押差官道：「免得你萬里跋涉。」押差官謝了。燕青也取十兩銀子送與葉茂道：「虧你通信，消了一口惡氣。」葉茂道：「盧二員外房子被焚，可憐安人母子解到金營，不知下落。」燕青道：「我已贖回，現在這裡，有勞記念。」盧成出來道：「葉大叔，我同安人小姐想不能還家，煩你把買下的一間房子退了。有幾件破傢伙，前日借了你三錢銀子沒有還，推折了罷。」葉茂道：「小事。」遂同押差官去了。

倏忽之間，天色已明。卻好戴宗回來，說道：「宗留守招納豪傑，王善、李成都領部下歸順，將一片忠肝義膽，人人撫循，盡願效力，兵勢甚盛。一連三疏，請皇上還都，誰知被汪伯彥、黃潛善所遏，氣憤填胸，因得重疾。臨卒之時，不及家事，大呼『過河』三聲，嘔血而死。將士盡皆流涕。朝廷差杜充來繼任，閹弱無能，不惜將士，盡皆解體，重複散去了。又聞兀朮四太子領十萬大兵要到建康，杜充畏懼，兵還未到，棄了河南，引兵退到淮西。百姓重番逃散，京城依舊一空了。」眾頭領聽了，愕然道：「宗留守既亡，我等何所歸著？況兀朮南下，這個空城怎生住得？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弟在山東路上，遇著一個弟兄，說他哪裡甚好，不如暫去容身，再作道理。」有分教；梁山泊上起微波，忠義堂中瞻後勁。不知戴宗說到哪裡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按正史，蔡京流貶儋州，年八十餘賜死。家屬四十三人，皆誅戮。今借供眾好漢唾罵，以快人心耳。可謂《後水滸傳》成，而亂臣賊子懼。）